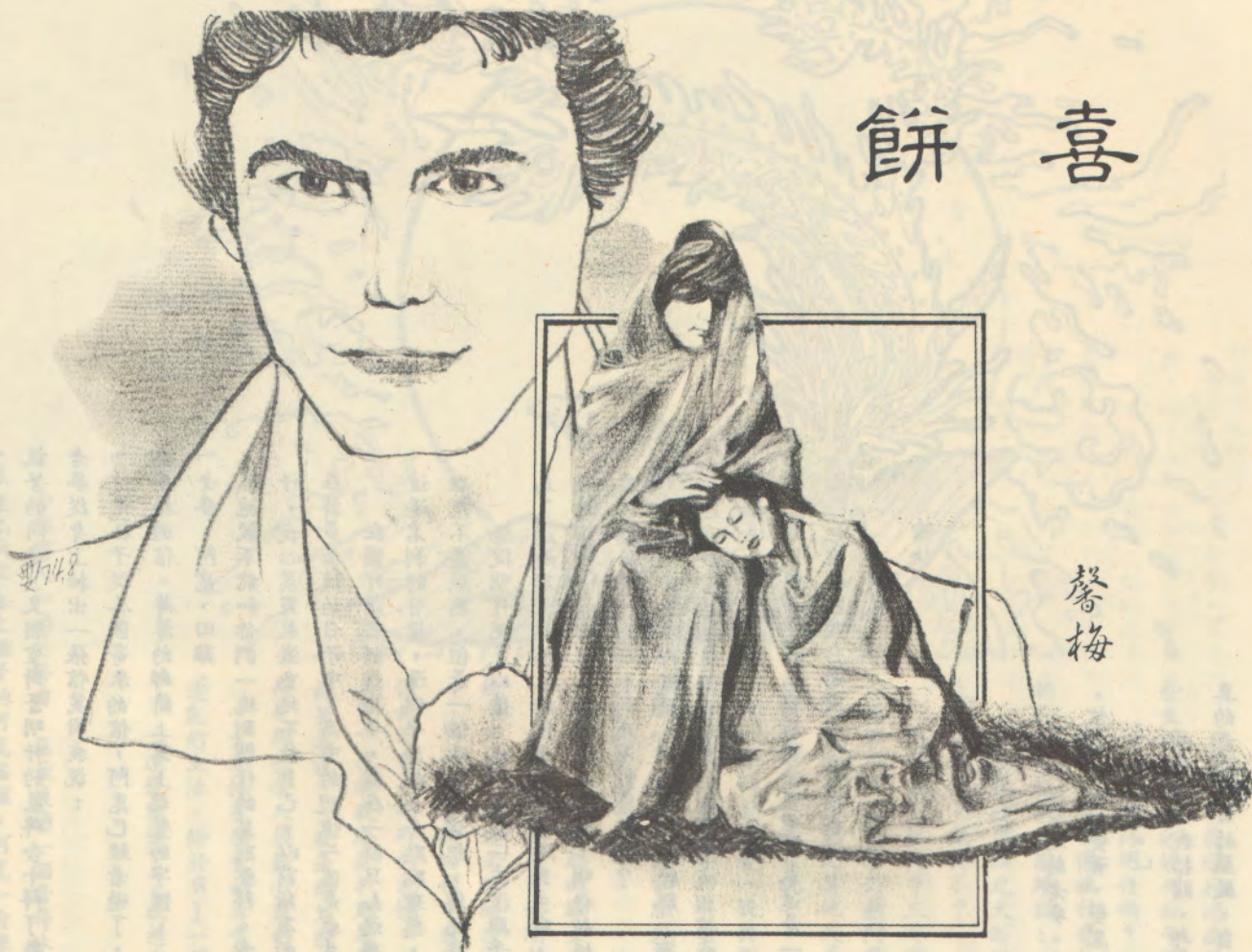


餅 喜

馨梅



老師們的評語：

——愛情友情之衝突性的張力表達略嫌不足，但營造氣氛之筆法頗有可取之處。
——能利用人物的引動、對話、服飾來表現其性格。能運用懸念、伏筆、巧合等，使故事情節益增委婉曲折。對人物內心的刻劃細緻入微。
——作者雖然精心佈置，結局却不曾令人感覺突然。情感的描摩倒是挺真摯的。

今年的梅雨期特別長，都已六月底了，綿綿密密的雨簾仍舊遮蔽著大地。陰沈的天對著潮濕的世界，人被壓縮得更渺小，心也一層層地被銹蝕盡了！

我無奈地拉上窗簾，看看時間，已是六點一刻。原本盼望雨小些好去等公車，但這滂沱的雨勢毫無止息的趨向，一出門定會成為落湯雞，撐傘也沒用的，何況，時間也來不及了。唉，只好奢侈一次，搭計程車吧！

我匆忙地換衣服——是幾天前就挑好的碎花半長裙，和一件蕾絲料的白上衣。衣裙都是舊的，不過這樣的搭配還算挺流行的穿法。雖然，我知道去婉柔家不需要刻意打扮什麼——十幾年的老朋友了，還在乎外表嗎？但這次一年多沒見了，我總希望能容光煥發地出現在她面前。

梳好了頭，我看著鏡子裏的自己，實在太蒼白了些！加上熬了幾夜趕一份新計劃，眼神空洞，縱使我再怎麼給自己找理由，也無法否認那憔悴的模樣。唉，畢業才一年多，而我的心境和外表竟已改變了這麼多嗎？一頭及腰的長髮狠心剪去後，圓臉反倒跑出了尖下巴；而以往那活潑開朗、精力充沛

以及事事好奇的心情，也無形中被工作的壓力一點一滴磨掉了。

待會兒，婉柔是否還認得我呢？而她，在異鄉求學的歷程中，是否也改變了什麼？

我不習慣化粧，但爲了讓自己看起來精神些，今天只好在脣膏之外，再略略刷些腮紅。抓起提包，臨出門前，把正在看卡通影片的小弟喊進房去做功課，這才匆匆地跑下公寓窄小的樓梯。

雨勢未減，我站在騎樓下焦急地等了十分鐘，才攔到一輛計程車。

「安和路！」

車子平穩地滑上人車熙攘的街道，天雖陰，尚未全暗。這麼個大雨天，還是有許多爲生活奔波的人冒雨穿梭著。

「小姐，妳要上安和路那一帶？」

焦急的心剛定下來，司機卻突然開口問話，使我驚跳了一下，驀地我想起來從未單獨一人搭過計程車，心中遂忐忑不安起來，若是碰到個惡司機，那可……從照後鏡中偷看一眼，這司機約莫三十五、六歲，長得到是一副忠厚老實的模樣，再看計費表上，也有車號及名牌，看來，應該是個守本分的吧？既來之，則安之，我遂按捺下緊張的心情，回答他：「在仁愛路附近，仁愛國中一帶。」反正去婉柔家這條路我沒走過百遍也走過幾十遍了，熟悉的很，不怕這司機有什麼異動的。

「唉呀，真巧！昨天一個客人也是在那附近下車的，留下一個包裹，正好趁這趟去找找看，說不定找著那小姐，就可以把東西還給人家了！」

這司機品德還蠻好的嘛！看來剛才才是自己疑神疑鬼了。於是我放鬆地閉起眼，深吸了一口氣。

然而，一幕幕往事交疊著婉柔的影子卻不斷浮上心頭。這次婉柔回國，著實令我意外。記得臨出國時，她堅定地說：「不拿到博士絕不回來！」但一個月後她卻寫了限時信通知我，她已拿到碩士學位，並且要返國一趟。我當時一方面驚喜，爲她順利唸出了成果，而喜悅，另一方面卻又不得不懷疑，以她這麼個好强的性子，怎會違背自己的諾言這麼快就回家來呢？是什麼大事使她做這種決定？信中看不出端倪，打電話問伯母，老人家對自己女兒的事竟也迷迷糊糊支支吾吾的。或許，真的是思家心切，使她顧不得面子問題吧！畢竟是從小嬌生慣養的，家境好，父母又寵，從來沒吃過苦，在國外

的生活必定又是極忙碌勞累的，忍受了一年多，想回家休息一下也是人之常情嘛！想通了這一點，我便對婉柔的突然歸國釋然了，而全心全意地以歡喜和期盼等待著和她重逢！

司機打開收音機，一陣輕柔的音符流瀉了一車，竟是婉柔和我最喜愛的「道情」。

司機見我忽然坐直了身子，好意地問我：「小姐喜歡聽嗎？那我轉大聲一點！」我連連搖手，說：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這個音量正好，太大聲會破壞那悠適的韻味！」司機無異議地從照後鏡中看了我一眼，又繼續專心地開車。我的思緒，卻被那恬淡的旋律牽引到了十年前……

那時，正是初二，我和婉柔同班，兩人已是形影不離的知友了。婉柔長得嬌小，晶亮的眼睛，白裏透紅的肌膚，加上功課好，待人一向又柔聲柔氣的，大家都喜歡她。那年舞蹈比賽，本班排出「林覺民與陳意映」的現代舞，女主角自是衆望所歸，由婉柔擔任，而林覺民的角色也因我長得高大而排給了我。那陣子我們不分晨昏一起練舞，感情更加深摯了。其中，意映和覺民新婚燕爾，兩情繾綣的一段，配樂用的正是這首「道情」。婉柔的外表雖像她的名字一般溫婉纖柔，但只有我了解，她其實十分倔強、好勝，也十分有主見。記得她曾批評過李泰祥和他的音樂，雖然她罵起人來仍是細聲細氣的，但用詞卻十分犀利。不過，當她一聽到這首「道情」時，卻毫不猶疑地立刻採用它作配樂。她說得對：「好就是好，壞就是壞，壞了一百次，也可能好一次。」她的原則一向就是如此——對事不對人。

樂聲在車內低迴著，車在街上安穩地滑著。街旁的商店已紛紛亮起霓虹燈了，五彩的燈影映在雨中，迷離奇幻，把整個台北粧點得分外華美。人潮還是擁擠著，許多出門約會、逛街的閒暇人們，連大雨都擋不住他們的興緻。我不禁又暗自嘆了口氣，逛街，這種需要錢又有閒的活動，而對我而言，一向是太奢侈了！上大學時，婉柔也曾好幾次拉我去逛百貨公司，可是我總覺得和那些豪華氣派的地方格格不入，如果必要，我倒寧可去夜市、地攤晃晃比較自在。

說起婉柔和我，兩人的家庭背景及個性都相差很大，而居然能結交成情若姊妹的好友，這一切大概只能歸之於「緣份」了。

婉柔的父親是一家大貿易公司的總經理，母親的娘家經營飯店，物質生

活一向十分豐裕。她是獨生女，父母視之爲掌上明珠，從小就學芭蕾舞、學鋼琴、學畫，栽培出她一身藝術家的氣質。婉柔雖是養尊處優慣了，卻沒有沾上「恃物傲人」的驕氣，她心思細膩、善良誠懇。但是也因爲生活環境特別好，反而刺激了她敏銳易感的性情，使她格外好強，自尊心受不起一絲打擊。潛意識裏，她總想樣樣都表現得比別人好，證明她是真的有本領，而不只家裏有錢而已！

這種好強的性子，我們兩人倒是挺像的。只是，她純粹爲了「勝利」而和他人競爭，我卻是生性淡泊，又不得不捲入競爭的漩渦。因爲我從小就深切體會到「優勝劣敗」的道理，有時雖不願終日汲汲營營，但現實的社會卻不容人有一刻鬆懈，只要稍有怠忽，一成爲「弱者」、「劣者」，就會被淘汰，連生存都成問題，遑論「面子」和「自尊」了！我家中五個兄弟姊妹，父親是軍人。我童年是在眷區中長大的，眷村自然淳樸的環境給了我開朗踏實的性情，加上遺傳自父親的高大身材以及好打抱不平的「俠氣」，在玩伴中一向是「大姊頭仔」的身份。但童年的日子並非完全無憂無慮的，生活的艱困在我樂觀的天性上蒙罩了一層濃厚的陰影，使我比同齡的孩子早熟些。更由於身爲老大，不自覺中，幫助父母分擔家計、改善生活、栽培弟妹的心願，隨著我的成長而一日深似一日，終至成爲我終身掙脫不開的責任了。父親是豪爽的北方人，不善理財，但是對子女的教育倒挺重視的。我上小學時，他千託人、萬託人的，終於把我送進了頗有名氣的師專附小，恰好，就分到和婉柔同班。我們的相識，以至後來的相交、相知，便是由此開始的。

我看手腕錶，車才行了五分鐘。從永和到市區，大約要半個小時。才五分鐘！在我冥想中卻恍若已過了許久許久！我覺得不去搭車是對的，此刻我心中充塞了太多感觸，除了喜悅和興奮，還有無數的懷念、辛酸、以及一牽掛，這般紛雜的心緒，不適合面對芸芸衆生，和一衆不相識的人們共擠一車的。還是讓我利用這單獨的三十分鐘，好好把心情整理一下吧！

是的，牽掛！若只是會見老友，還不至於如此心神不寧吧？而我爲何這般緊張心亂呢？我是牽掛著另一個人，另一個也是在海的彼端奮鬥著的人呀！二年多沒見，只就著遲緩而並不頻繁的信簡連繫著，如今有人從彼端回來，雖然仍是見不著他的身影，但若能打聽些他的消息，確定他依舊好好地生活著，那麼也可聊慰我相思之苦了！

婉柔和他雖不在同一學校，但是在同一州裏，而且以外國人出門就開車的情形而言，兩校算是極近的了。婉柔臨走前，我不曾叮囑她代我去看看他，一方面因著我不愛求人的硬骨子，一方面也覺得難以啟齒——畢竟還沒有什麼名份，要以那種資格去求人「替我去探望探望他」呢？況且，婉柔雖因我而認識他，卻並不熟絡。我也耽心她自己的事都忙不過來，怎好再麻煩她。但是……留學生在國外都連絡得勤，婉柔多少會有他的消息吧？

「依依脈脈兩如何？細似輕絲渺似波；月不常圓花易落，一生惆悵爲伊多。」是的，情之一字，真如無形金絲網，不碰便罷，一旦鑽進去，便生生世世難以掙脫了！在未識得他之前，在他未去國之前，我從不知「牽掛」竟是這麼千斤重的兩個字呀！人雖分隔，那一線情絲卻是牽纏繚繞，將人心裹著、綁著、掛著，解也不解開，放也放不下，於是，人就這般被勒逼著、銷蝕著，而終至如擠乾的檸檬般，一日日萎縮下來了……

我牽掛的他呵！現在正做什麼呢？他瘦了嗎？他辛苦嗎？他想念故鄉、想念家、想念我嗎？

腦中不再是婉柔了，充盈的全是他挺拔的身影、他如斧鑿般立體、俊朗的五官、他寬闊的肩、他憨氣的笑、他他他……想到他，又份外焦躁起來，而雨仍下著，車也才剛轉出永和而已！

「司機，你能不能開快點！」

「小姐，下雨天哪！安全比時間重要啊！」

一時耐不住心急，隨口就衝出這個要求，還沒說完，自己就覺得無理了，遂訕訕地對司機抱歉道：

「對不起，你慢慢開好了！」

「我盡量幫妳趕，好不好？不過總有個限度，對不對？台北的交通實在太亂了……」

司機開始嘮叨地抱怨著，我卻又神思不屬，兀自怔忡起來。

「喂！」一聲，車在紅燈前停了下來，一對撐傘的情侶互相扶持著快步穿過斑馬線。多幸福的人！其實，一把小傘遮不住他們兩人，但只要能相偎著、相扶著、有一條屬於兩人的路共同走著，那麼即使有風、有雨，即使衣服會被打濕、雙腳會被淹沒，那又有什麼關係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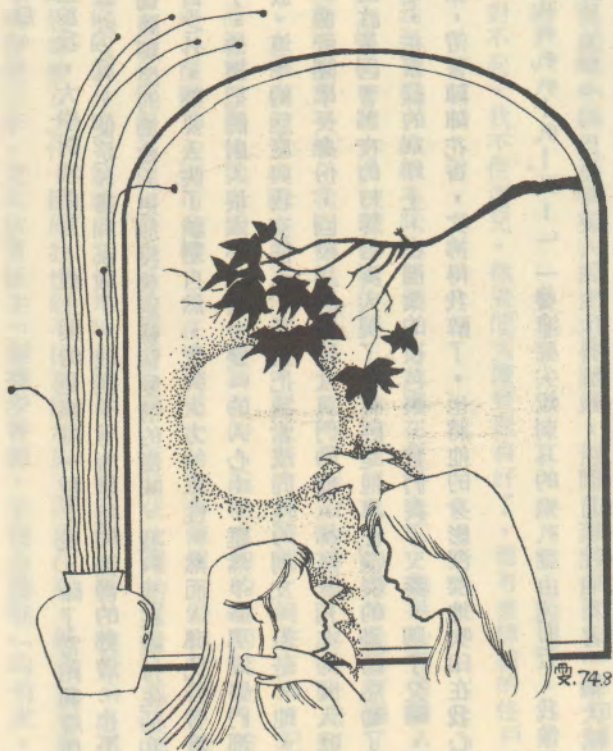
而記憶中，竟想不起曾和他這般併肩走過一季風雨！

認識他時，才剛上大二，他已在服役了。他的單位派得遠，兩人聚少離多，每回他得空，總來不及通知我，就像一陣風般倏然捲至，而離情尚未盡敘，又得匆匆分別。晤面只是一陣驚喜，緊緊伴隨著一陣無奈、一陣悵惘，以及下一次無期的等待！

等他服役完時，我正開始為準備畢業忙碌不堪，他亦埋首於赴美之事。忙亂尚未平復，他已遠渡重洋，還沒來得及讓我覺得傷心，就又開始了另一段天涯海角的相思！

如今想來，兩人的情誼倒是維繫在魚雁往返之中的多。然而，他不是個好文筆的人，我也一向懶怠咬文嚼字，在這當中，如何成就出我一片刻骨銘心的深情，連我自己亦是一片迷惘！

至於風中的併肩、雨中的漫步，陪伴我的反都是婉柔。從小學以後，竟有那麼巧！初中、高中，兩人仍是同窗。小時，一起嬉戲；中學時，一起渡過苦澀、叛逆的成長；高中，兩人更互相慰解聯考的壓力，也共同編織未來的夢想。我本就有北方人爽朗的個性，加上身為老大，總想接父母的擔子，



受.743

有時，甚至希望自己是個男生，因此，大學選讀工科，於我是很自然的，何況，工科將來出路也好。婉柔則也不然了，她沒有經濟負擔，一向又是細緻溫婉、多愁善感的，但她居然也念了甲組，確實叫人驚訝。其實，正因為人人都認為她理所當然該念文的，她才偏偏選了理工。她是要肯定自己，也要別人肯定她，證明她不是被定型的、柔順乖巧、只會彈琴唱歌的弱女孩。

因此，我和她的緣份未被聯考阻礙，反而因考上了同校而更加強化。我以第一志願進入全國首屈一指的理工大學，因為我早就聽說此校風氣優良，而且生活樸實、開支最少。而婉柔也如願地離開台北負笈南下，嘗試獨立的生活。

校內陽盛陰衰，我倆又都是首次離家求學，彼此互依互恃的情誼便更加深濃了。風城四年，我一直和婉柔同住一間寢室，白天裏共同學習，晚上也一起K書、一起想家。由大一新鮮、懵懂，到大四的成熟、持重，我們一同嘗盡了無數的酸甜苦辣，也建立起更親密而穩固的友誼。一下暑假，婉柔得知她物理要補考時，整整哭了二個晚上——她從未受過這種挫折呀！第三天，她毅然地返回學校，我也陪著她，天天上K館苦讀，終於順利的補考通過了。二上，我為社團的事忙得焦頭爛額，偏又找不著家教——上大學後，我不曾再向家裏伸過手，生活費都是自己打工掙的——這下斷了生路，愁得我再也開朗不起來。婉柔知我不喜受人幫助，絞盡了腦汁，後來便是賴著她美術社的一位學長把家教辭了，然後故意再張貼啟事，故意讓我「湊巧」地見了啟事，「幸運」地得了這個家教。她的用心良苦和善解人意，我全看在眼里，默默承受之下，我除了深深、深深的感激之外，又能說些什麼呢？

婉柔在眾人面前，總表現得十分快樂而自信，但她敏感的心註定她無法真正的開朗起來。而她軟弱憂苦的一面，除了父母，便只肯在我面前顯露了。多少個深夜，我和她擁被而談，聽她發抒心中的愁悶；多少個清晨，我和她在晨曦中慢行，一一為她解去困惑與徬徨。她不會在人前濕過眼眶，卻常躲在我懷中放情痛哭。她一度在課業上極不如意，是我鼓勵她、安慰她，並勸得她由灰心中再振作，甚至使她有了繼續深造的信心；她常受「被追求」的困擾，亦是我為她解困、幫她客觀地分析、去惑。她極像一般愛情小說中的主角，人人都認為她應該有一場驚天動地、轟轟烈烈、羅密歐與茱莉葉式的戀愛。然而，大學四年，她雖收下了幾百朵玫瑰，卻不曾納任何一個男孩

入她心扉。

至於我，大學對我而言，最主要的是謀得一技之長，除了常跑興趣所在的口琴社之外，便是K書和家教了。我從不曾奢望悠閒浪漫的郊遊，也不敢夢想絢麗輝煌的舞會，更加沒想過嘗嘗愛情的滋味。我只想在維持生活和努力學習之外，不要丟失了誠懇自然、豪爽大方的本性。然而，邱比特著實太頑皮了，他總把箭射入根本不想談「愛」的人心中。雖然平時男同學們都以極開放、坦率的態度與我交往——甚至把我當成同性的朋友，但是，他，當時以一個社團學長身份，回校指導口琴社員們的他，卻毫無預兆的闖入我心中。或許是因著那夜的口琴合奏太美了，或許是他專注演奏的神情感動了我，於是，在翠綠的草坪上，在溫柔的夜色裏，我們奏了又奏、聊了又聊，夜風沁涼，帶著陣陣花香，吹拂得我醉了，也將他的身影深深地吹印在我心中……

「叭叭叭叭！叭！叭！」一疊連聲尖銳刺耳的喇叭聲由遠而近，我像個正沈醉於美夢中的昏睡者被人硬生生喚醒般，迷惘而驚詫地看著一輛大轎車飛馳而過，風一般消失在路的盡頭。眼望著本該屬於自己的一條路卻被人狼霸地佔了去，真是有一股莫名的惱怒和錯愕。司機又搖頭抱怨起來，而我斷了的思維卻一時接續不上，正當有些噩噩然時，收音機裏傳出一段「泳池婚禮」的趣味報導：「新郎新娘是在池畔邂逅，所以他們選擇游泳池作為結婚禮堂……每一對新人們都希望自己的婚禮新穎、別緻、而難忘……這個泳池婚禮無疑是國內的創舉……」

耳聽著報導，回憶卻溯到了大三的時候，「他」的一位軍中好友要結婚，請他和我分任伴郎伴娘，頭一次以這種特殊身份參加喜事，婉柔也跟著我興奮半天，忙著為我張羅禮服、首飾。她體態嬌小，衣服我沒法子穿，我告訴她反正只是公證結婚，無所謂，但她還是借了她阿姨的一件真絲洋裝、高跟鞋和碎鑽耳環。典禮那天，他也是西裝筆挺的，約好新人在法院門口見面。誰知新郎新娘姍姍而來時，一個是運動衫、運動褲，一個是短裙、涼鞋，我和他相顧失色，別人也都誤認為我和他才是新人呢！一向不會扭捏的我，不禁也有些羞赧起來。公證後，四人一起去吃牛肉麵，掃光了一大盤滷菜，整個「婚禮」就如此結束了。當時，對於婚禮竟是如此簡陋隨便感覺十分驚訝和迷惑。然而，形式對真情而言，或許是毫無意義的吧！那天，新郎和新

娘的眼光不期然而遇時，流露出的那種希望、溫暖和信賴，就和他們的打扮一樣，至今仍深印在我腦中！

我和他雖沒有這般不羈，但也是不重外表、不講形式，不慣於把「情」、「愛」掛在嘴邊。因此，他幾乎不曾送過我花、或是禮物；在我們感情初綻，卻又聚少離多的時候，我也不會想將他牽絆在身旁；也因此，明知我不可能隨他出國，我仍是以期許和祝福的心情鼓勵他繼續深造；甚至，到他出國前夕，我們都不曾有過什麼海誓山盟、不曾互相承許任何諾言。我一逕虔誠地相信，只要有真情，終能克服時間、空間的隔閡，突破一切困難阻礙。否則，一紙結婚證書都可撕毀，口頭的承諾又能代表什麼呢？

他上飛機的前一晚，我們只通了電話，心緒雜亂之下，根本不知說了些什麼。輾轉一夜，我首次嘗到失眠的滋味，腦中紛紛沓沓的，盡是相識二年多以來的點點滴滴。次晨，在機場見他強顏歡笑的撫慰他淚痕婆娑的母親，我心中有如刀割般劇痛難忍。我被摒在他的一群親友之外，只能目不轉瞬地瞧著他，在還能看見他的時刻裏，用力地把他的形象雕鏤在心版上。他的一根髮絲、一個細微的疤痕、一丁點兒皺紋我都不放過，我要把他完全全的記錄到我生命中。將踏入出境室前，他擠過來對我說了一聲：「我會好好努力，不讓你失望！」霎時，淚水湧滿我眼，又被硬逼了回去。我不願在他親友面前落淚，更不願讓他有任何牽掛和猶疑。然而，我已說不出話來，只努力的、努力的給了他一個微笑。雖然，他說的不是「等我回來！」但我明白，此生此世，我只會以他為唯一的盼望了！

在觀機台上，我看著他渺小的身影被吞入巨大的機腹，不多時，隆隆聲中飛機已載著他消失在天邊。回顧茫然，好闊朗的一片晴空開展在我面前，我卻覺得世界雖大，於我已全無意義。一陣狂風吹得我立足不穩，也吹醒了我，那一刻我清明地領受到，為什麼古人會說「魂縈夢繫」，的確是因為靈魂都已脫身追隨那人而去了呀！

「小姐，安和路到了，在什麼地方停車呢？」司機把車速慢了下，我才發覺果然已轉過了敦化北路。方才一逕冥思回想，連目的地到了都不曉得。

「九八八餐廳你知道嗎？在那兒停車好了。」車窗外雨勢絲毫未減，附近是住宅區，光線略暗，將雨滴的聲音襯得更

叫人心慌了。

這一年多我都没來過這兒，婉柔不在，不好去打擾，何況我忙著上班，晚上還得設計、企劃，週六、週日又兼在電腦補習班授課，天天忙得恨不生出一隻手來，實在沒空。倒是婉柔每個月總會來一封信，或問候、或敘述近況，一直沒斷過。有時，從信裏看出她心情不穩，例如大約半年前，那一陣子的信不是潦草敷衍，便是記了滿紙不相干的閒事。收到這種信，我便會特別地寫信寬慰她、鼓勵她。巧的是，他也約莫每月一信。不過他的總在月中就到，婉柔的則在月底。

司機停妥了車子，我摸不到零錢，遞了五百元給他找。

望著面前巍然聳立的大廈，七樓的窗口漏出一方柔和的燈光，那兒就有我多年的好友，有我記掛的他的消息啊！心頭一熱，忽然畏縮起來，怕待會兒不知是個什麼場面。人說「近鄉情怯」，大概就是類似這種感覺吧？最想見的，又往往最不敢見，怕情難以堪呀！待會兒，還是讓我走樓梯上去吧，電梯太快了，會令人措手不及的。

找好了錢，正要下車，司機轉頭問我說：

「小姐，妳是要進這棟『翡翠大廈』嗎？妳是不是住在這兒？昨天把東西丟我車上的小姐，下了車就走進這棟樓裏，好像也是住這兒的，不知道妳認不認識？」

「對不起，我不住這兒，你去問大廈管理員好了，他有整棟樓的住戶資料。」

雖然這司機有拾物不昧的美德，但我實在幫不上忙，也無心替他尋人。步上樓梯，我一邊掠掠微濕的髮，一邊檢視提包中的禮物是否打濕了。

其實婉柔樣樣都不缺，我也沒能買什麼貴重的東西給她接風，只是一冊日記本罷了，本子裏全是中國水墨畫的襯底，配上些古典詩詞。婉柔有寫日記的習慣，而這種日記本她在國外大概極難買到的。記得大四的謝師宴上，婉柔也隨著眾人微醺了。回宿舍時，走在十燈道上，夜霧薄罩，燈影迷濛，校園在星空下份外恬靜美麗。許是感於即將去國，而又依依難捨這景，這人以及這段美好的歲月吧？婉柔竟忘情地吟起詩歌，一首接著一首，盡是令人愁腸百結的思鄉懷友之作，聽得我也忍不住鼻酸起來。這段往事，婉柔該不會忘記吧？她喜愛三李，尤其欣賞後主「刻機步香街，手提金鐐鞋」的俏皮，詩

仙「五花馬、千金裘，呼兒將出換美酒」的灑脫，以及清照「輕解羅裳，獨上蘭舟」的淒怨。而這幾首，這本日記裏都有，將來正好可以伴她度過在異鄉思國思家的歲月！

七層的樓梯想來應很累人，今天卻也不知不覺地就爬完了。按下那熟悉的門鈴，心中又是一陣激動翻攪。

門開了，迎接我的仍是那一方溫馨的客廳，和我思念的摯友。她瘦了！也黑了些。但是氣色不錯，精神也好，沒有憔悴的模樣。我緊緊握住她的手，她也用力抓住我的。我不知該說些什麼，而讀她的表情，似乎也蘊藏了千言萬語。

她的手仍然細巧，卻不似往日那般光滑。好一陣疼惜！這個像我親妹妹的朋友呵！如今她安然地站在我面前，丟去了生澀稚嫩，代之以成熟、自信，我知道她必是經歷了一番磨鍊呀！

「妳這個壞女孩，害我想得妳好苦！」「壞女孩」是我對她的膩稱，這聲叫喚下，時光似乎倒退到從前了！「不過，真是要恭喜妳，婉柔，恭喜妳！」

「姊姊，謝謝！謝謝妳！」

四隻手握得更緊了！

婉柔似乎註定了永遠是發光發亮的星星，到那兒都受人注目，到那兒都成功。現在，她更是一個工程碩士了！我是真心地為她歡喜！從來，我就自認是一支蠟燭，燭光本就不能與星月爭輝的，我只求盡責地為父母、為弟妹燃燒，守著自己這熾熱之火，潛心地等待他歸來。帶著深深的喜悅，和一絲絲自憐之情，我憐愛地輕輕拍了拍婉柔：

「來，讓我好好看看妳！」我拉開她的雙手，從頭打量起來。烏黑的髮剪成披肩的長度，燙了嫵媚的大鬆；一襲輕便寬鬆的繡花罩袍——天哪！

「什麼時候懷孕的？怎沒告訴我？噢，婉柔，妳何時結婚了？這麼大的喜事居然沒請我！妳忘了我們互相約定，誰先結婚，另一人就當伴娘嗎？」

我又驚又喜，又帶著幾分被忽視的惱怒，不自覺地，說話音調高了，速度也快了。

婉柔迅速地低下頭去，不知是害羞還是抱歉，雙手本能地撫著腹部。裏在寬袍中看不清楚，大約只有三、四個月的身孕吧！

忽然門鈴響了，我代婉柔去開了門，赫然是剛才那位司機。

「噢！是你！這兒是何公館嗎？」他狐疑地看看我，又看看門口「何寓」的牌子，一臉茫然，我也狐疑地望著他，說：「這兒是姓何，你……」

「喔，我剛才向管理員描述了昨天那位女乘客的模樣，一說，他就要我到七樓找他總經理家，他說九成九是何大小姐，不知道……」

「什麼事啊？」

婉柔也跟了過來，那司機一看到她，眼睛就亮了，「沒錯，就是這位小姐！」邊說邊拿出一個塑膠袋裝的方盒子「小姐，以後小心些，別再把東西忘在車上了，這次妳幸好是碰到我，要不然哪……」我連忙代婉柔接過了盒子，向他道了謝。這司機和氣開朗，笑說：「早知道妳就是要上這兒來，東西託妳轉交不就得了，也省得我又問又跑的。」說得我也笑了。

送走他，我故意擺起老大姊的姿態數落婉柔：

「這麼大的人了，還丟東西！」見她不敢答腔，我繼續玩笑地逗她：「我看看是丟了什麼？呵！原來是一盒喜餅，還好不是貴重物品，否則呀……」

婉柔訕訕地伸手來拿袋子，解釋說：

「昨天去看我姑媽，帶了兩盒去，她硬是只收一盒，這盒帶回來時就忘在車上了！」

我故意不把喜餅還她，笑謔她：

「喜酒不請我喝，喜餅總該送我一盒吧？」

邊說邊拉著她在沙發上坐了下來，她又把頭低著，沒答話。

「說正經的，是在美國結婚的嗎？」

看她被我唬住了，一逕垂著頭不敢接話，我嘆嗤一聲笑了出來，忍不住又調侃她：

「不知是誰這麼好的運氣，討到你這般標緻的老婆！妳中意的人，想來定是很優秀的，怎麼樣，何時介紹我認識新郎呢？」

她忽然地擡起了頭，臉上一派堅毅、決然的神色，雙目微蹙，美目含悲，那竟是，竟是一副令人不寒而慄的表情！笑容凍結在臉上，這回，被嚇住的是我了。不知怎的，一顆心也好似要跳出喉嚨一般。我見她深深地吸了口氣，定定瞧著我，說：

「梅姊，我只能對妳說，我是無奈的。」她咬了咬牙，微顫的唇透露出

一絲激動。「我知道妳待我好，我們感情一向那麼深摯，十幾年來，就像親姊妹般，可是——梅姊，妳也知道，感情的事無論如何是不能勉強的。半年前，我和——陳大哥在美成婚，連爸媽都不知道，我初到美國，人生地不熟，又害怕又惶恐，多虧了陳大哥幫我許多忙，那時，我就知道我已掉入這個萬劫不復的深淵了，但是，我愛他，他也愛我，我們沒辦法克制！」我驚愕，尤如飛上了雲端，又像墜下了煉獄，只覺天旋地轉，不知自己身在何方。我看見淚流下了婉柔的頰，婉柔婉柔！妳愛他，他也愛妳嗎？



「梅姊，我苦苦掙扎了一年，我確實很努力地想不要對不起妳，但是，我做不到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梅姊，妳也說過的，愛情沒有什麼道理，我知道我不該，但愛神這樣做弄我，我毫無抵抗之力呀！他也很痛苦，梅姊，他真的不是存心要負妳，妳千萬不能怪他，他沒有錯。我們在一起總是怕說起妳，提到妳令我們有錐心之痛。但我認為一直瞞下去也不是辦法。他下個月要博士資格考，沒法回

家，但我們一向是坦誠相交、挖心掏肺的，我不能一逕騙著妳。所以，我趁著學業告一段落，特地回來，便是要親自告訴妳。姊姊，妳說過愛情是無關乎道義的——我知道妳極愛陳大哥，我不求妳原諒我，只求妳不要過度傷心、不要太難過……」

婉柔已淚流滿面，然而，她爲什麼落淚？爲什麼慚愧？爲什麼一年來掙扎的苦？還是爲著同情？該傷心的人是誰嗎？她有富裕的家，有聰明、有學位，現在，又有了丈夫、孩子，他爲何還要悲傷呢？該哭泣的是我吧！只是，淚已流不下來。我只覺得心在泣血。

手上的喜餅突然變得好重，我幾乎拿不住它了——還是超群禮盒呢！是他最喜歡的牌子。

我感覺婉柔擦乾了眼淚，用擔心的目光看著我。我突然想輕鬆地、毫不在乎地對她笑一下，說一聲「恭喜！」然而，一張口，卻發覺聲音不知何時消失了。剎那間，真正的凄楚湧上心頭，我一心一意牽掛的人呵！我想起這一年多來日日辛苦的工作、夜夜刻骨的相思，支持我熬過這一切的他呵，如今卻已是他人之夫，他人之父了！

是的，婉柔沒錯，他也沒錯，難道是我錯了嗎？或許一切都該怪命運吧？但爲什麼偏要我來忍受這個苦果呢？我的心願已很小很小了，爲什麼就連我這一點點希望都要剝奪呢？

「姊姊！」

是婉柔在喚我，像十年前一般地喚我。婉柔啊婉柔，妳是意映，我是林覺民，讓我們一起共舞出一方柔情天地，不要長大，不要分別……啊！婉柔，爲什麼偏偏是妳奪走了他？爲什麼五年前我初認識他時，妳不坦白對我說妳喜歡他？我從不曾跟妳搶過什麼，只要妳表示了，我絕不會繼續對他用心，也免了今日這般不堪的情景呀！

婉柔呵！我們此後還能像以往那般好嗎？不可能的，妳已把我此生最珍貴的寶貝——妳，和他，一起都奪走了，此後，我是一無所有，連心都沒有了，我怎能還像舊時那般同妳好呢？

「唉呀，是馨梅來啦！好久不見，婉柔這孩子真是的，客人來了也不喊我一聲，都結婚的人了，還這麼不懂禮貌！」

是婉柔的母親從內室出來——仍是那般雍容華貴，客氣地跟我打招呼。

「婉柔在美國結婚連我也不通知，回來後著實被我說了一頓。這回哪，女婿也沒回來，也沒請客什麼的，只有親戚好友間送些喜餅而已。對了，婉柔啊！給馨梅喜餅了沒？」說著，她見我手上拿了一盒，便接口道：「多帶一盒回去吧，這家做得不錯呀！」她邊說邊忙著從茶几底下又拆了一盒上來：「嘗嘗看，挺好吃的。」熱心地抓了兩三塊遞給我。

我木然而被動地咬了一口，只覺滿嘴辛酸，視線突然模糊了——不能流淚呀！我告訴自己。從懂事以來我就不曾哭泣過，我逼迫自己學著吞嚥淚水、遺忘淚水，甚而不再流淚。他臨走的那一刻，我克制住了洶湧的淚潮，這回，更要忍著、忍著……

「怎麼樣？味道不錯吧？」

我的聲音又回來了，含糊的應了一聲「很好吃」，我再也按捺不住，匆匆地說了聲「再見」，便衝出了何家。

不知我是怎麼回到街上的，雨落了我一身，像澆醒了一場惡夢般，神智才逐漸恢復起來。猛然發覺，那盒喜餅還提在手上，而精心挑選的日記本卻仍在提包裏！罷了！罷了！我擡頭望天，無盡的黑暗承接住我無助的眼神，熱淚再也無法制止地奔流下來。回家吧！我如茫茫然的溺水者，家是我的浮木。我衝上了一輛計程車，黯啞地喊著：「到永和！」

「噢，小姐，又是妳！怎麼這麼快就下來了呢？我剛和管理員聊了幾句，正要走哪，偏這麼巧就載到妳！待會兒優待妳，打八折好了！」

竟又是方才那輛計程車。我軟弱地答了一聲「謝謝！」深深地癱倒在座椅上。

「小姐，是不是沒找到人或者事情沒辦成？否則怎麼椅子都沒坐熱就要回去了？唉，花三、四十分鐘趕來，又花三、四十分回去，早知道會沒有結果，就不用這般白走一遭了！」

是啊！早知沒有結果，就不必白走一遭！白走一遭哪！

雨滴紛紛打在車窗上，又紛紛墜落，我倒不算白走一遭，至少，我還多了盒喜餅！車子穿梭在兩排路燈之間，忽明忽暗的燈影映著喜餅上的龍鳳，更有幾分躍然的喜氣。我胸口一痛，驀地想到，至少，我知道他還好好地、好好地生活著。

不是嗎？